蜀山劍俠傳/09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四回　乘危放妖氛 冰窟雪魂凝異彩　銳身急友難 靈藥異寶返仙魂

下一回▶

曼娘知道道姑兇狠，事已至此，祇得挺身上前說道：「你這道姑好生無理！爲何出口傷人，我同你素昧平生，幾曾見你甚麼天書來？我賽飛瓊熊曼娘也不是好欺負的，休得誤會，免傷和氣。」那道姑聞言，破口罵道：「無知賤婢！還要鬥口，叫你知道我神手比丘魏楓娘的厲害。」說罷，手揚處一道青黃光華飛出。曼娘早已防備，因敵人還有一個番僧，不知深淺，悄悄囑咐魏達，千萬不可上前動手，免遭不測。一見敵人劍光飛來，也將劍匣一拍，運用真氣，飛起一道白光，與魏楓娘的劍光鬥在一起。魏楓娘笑罵道：「怪不得賤婢執迷不悟，原來偷學了一點劍法，來此班門弄斧。」說罷，將手朝着劍光連指。曼娘雖是正傳，到底功行較淺，如何是魏楓娘的對手，漸漸支持不住。那番僧手上拿着一個水晶球兒正在觀看，忽然臉上現出驚異之容，也不知對魏楓娘說了句甚麼，魏楓娘也驚慌起來，將手一招，先將劍光收了回去。曼娘正要指揮白光上前，猛見敵人將手一揚，飛起一道黃煙。曼娘知道不好，回身想逃已來不及，左臂、右腿兩處中了魏楓娘的黃雲毒釘，哎呀一聲，翻身栽倒。魏達見勢不佳，拼命上前救護時，被紅衣番僧口中唸唸有詞，將手一揚，猛覺一陣頭暈眼花，倒於就地。魏楓娘還要上前下毒手時，紅衣番僧早一把將曼娘手中包裹取過，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天書在這裏了，那廝眼看就到，還不快走，等待何時？」說罷，將手攬着魏楓娘，也不俟她答言，袍袖一揮，一道黃光沖霄而去。

待了一會兒，魏達醒來，見面前站定一個瘦小道人，說道：「可惜我來遲了一步，不但天書被人奪去，你妻子還受了重傷，雖然仗我靈藥解救，也免不了殘廢。你等她醒來，說那天書現被神手比丘魏楓娘搶去，此人與許多妖孽盤踞川藏交界的青螺山內。她雖將天書得去，但是沒有上函蝌蚪文註釋，毫無用處。此書尚未到出世時候，你妻子如不死心，即便跑往青螺將它盜回，也是徒勞無功，得不到絲毫益處。我贈她藏香一支，如到緊急之時，祇須用真氣一吹，便能點燃，我自會聞香趕救。那魏楓娘天書之外還得了許多道書，妖法厲害，你夫妻決非敵手。能就此罷手最好，如要去盜時，我必助她一臂之力。我此時不便和她相見。你二人可在附近尋一處所，養息些時，再行回川便了。」說罷，一晃眼間，蹤跡不見。

魏達見那道人相貌奇古，身材和小孩童一般，彷彿聽人說過，知是異人解救，朝空拜了幾拜。忙趕過來看曼娘時，業已悠悠醒轉。再一看她臂、腿受傷之處，一片焦黃，雖然不聽喊痛，卻是大半身麻木，轉動不得。曼娘醒來，見天書還是被人奪去，自己又受了重傷，枉受了許多辛苦顛連，不禁一陣傷心，淚如雨下。魏達見她難受，便用言語去寬慰她，把道人解救纔得回生之事說了。曼娘一聽，忙問道人是何相貌。魏達又將道人生得如何瘦小形容了一遍。曼娘聞言，銀牙一咬，當時便暈過去。魏達着忙，喚了好一會兒，纔得醒轉。曼娘哭訴道：「這妖道便是藏靈子。我嫁你以前，若非誤於他這冤孽，何至今日？我已被他所害，師父所料不差，冤孽註定無法解救。我也不再稀罕那天書超凡入聖，誰要他送甚麼人情，去幫我盜回？我祇和你回去尋一地方隱居，了此一生罷了。」說罷，越想越恨，竟自一手把魏達手中藏香搶過，折成幾段，丟在地上，忿忿不置。魏達纔知那道人便是藏靈子。因聽他說曼娘還須將養，猛想起適纔白水觀道人雷去惡行時之言，如今既無處投奔，難得他有此好意，不如就在他觀中將養些時，再作回川之計。當下仍用溫言勸慰曼娘保重身體，半扶半抱地同回白水觀去。雷去惡正在觀前眺望，見二人狼狽回來，問起究竟，十分嘆息。二人在觀中將養了半個多月，曼娘傷勢雖好，左臂、右腿都失了知覺，運轉不靈。傷心忿恨了多日，也是無可奈何，祇得與雷去惡作別回去。從此曼娘纔死了心，知道自己仙緣有限，年齡漸老，不再妄想了。

她兒子仙人掌魏荃生性至孝，記得母仇，便去拜在雷去惡門下，學習飛劍。雷去惡因自己尚不一定是魏楓娘敵手，勸他不可造次。魏荃哪裏肯聽。因爲師父說自己能力不是仇人對手，便改了名姓，去拜在魏楓娘門下，覷便盜取天書，報仇雪恨。魏楓娘的徒弟大都兼充面首，魏楓娘愛魏荃生得精壯，強逼成奸。魏荃惦着天書同父母之仇，祇得忍辱順從。剛從仇人口中探出藏放天書的所在，未及下手，偏巧魏楓娘因弒師作惡，恐師伯師叔們不容，想拉攏異教增厚勢力，帶了魏荃同到華山去見烈火祖師。歸途路上，魏荃

便想趁仇人身邊沒有羽翼時節下手。報完了仇，再假傳仇人之命，趕回青螺，盜取天書。不想早被烈火祖師看破，暗地跟來，一劍將魏荃雙腿斬斷。魏荃下手時節，正在魏楓娘的身後，魏楓娘聽到金刃劈風的聲音，回頭一看，烈火祖師正站身後，魏荃業已中劍倒地。魏楓娘還不知魏荃是要暗算於她，以爲自己同魏荃苟且，在九華山被烈火祖師看破，爭風喫醋，下此毒手。當時大怒，便不容分說，和烈火祖師動起手來。魏楓娘原不是烈火祖師對手，幸而烈火祖師不肯傷她，祇用劍光將她逼住，將自己看出魏荃存心叵測，怕她遭人暗算，趕來觀察動靜，正遇他在她身後下手，所以將他雙足斬斷，留個活口，等她自己拷問，信與不信，任憑於她等語說了一遍，便破空而去。魏楓娘聞言，將信將疑。見魏荃已經痛暈在地，不省人事，到底心存憐愛，不忍當時逼問，反用丹藥給他治傷。等到魏荃醒來，略一試探，魏荃自知活着也是殘廢，此仇終不能報，痛哭大罵，不等魏楓娘盤問，竟將實話說出。魏楓娘原是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，這次竟不但不生氣，反問明他的家鄉，送了回去，並未傷他性命。魏荃到家不久，便即身死。死前因魏青年紀幼小，自己並無其他子息，祇囑咐魏青長大速投名師，並未將兩代仇人姓名說出，以免兒子又蹈自己覆轍，絕了魏氏門中香火。所以魏青祇能知道一個大概。

魏青的身世既已交代清楚，如今仍回到魏青、俞允中盜取天書一事。且說藏靈子走後，二人再往四下搜尋魔宮一干人，業已逃走了個淨盡。二人便在大殿上謹守玉匣天書與厲吼首級，靜等師父回來再作計較。不多一會兒，怪叫花淩渾走來，笑嘻嘻要過玉匣，口中唸誦真言，將手一拂，玉匣便開。裏面原是三層：上層藏着天書的副卷；中層藏着六粒丹藥同一根玉尺；下層纔是天書。玉光閃閃，照耀全殿。淩渾見了，大喜道：「我早知鼎湖玉匣藏有三寶，不想妖孽法力淺薄，祇開得第一層，學了天書副卷，自取滅亡。中下兩層俱未有人打開，廣成子的九天元陽尺與聚魄煉形丹，竟無人行過，真是快事！」言還未了，忽然兩道光華穿進殿來，現出兩個佩劍女子，跪在淩渾面前。俞、魏二人認得內中一個是戴衡玉家中見過的周輕雲，那一個卻不認得。淩渾笑道：「你二人快起來，又是聽玉羅剎饒舌，來要我新得的九天元陽尺和聚魄煉形丹去救鄭八姑，是與不是？」靈雲、輕雲雙雙躬身說道：「師伯慈悲，仙丹便賜兩粒，九天元陽尺乃天府至寶，何敢妄求，不過借去一用。適纔玉清大師傳優曇師伯的話，此尺不但救鄭八姑，如今峨眉有人遭難，也非此寶不解，還要求師伯多借些時呢。」淩渾笑道：「我費了多年心血算計，纔得到手片時，便借與人，心實不甘。偏偏優曇老婆子會算計我日後有用你二人之處，竟打發你二人來挾制我。」靈雲、輕雲道：「弟子等怎敢無禮！師伯異日如有使命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如今尚和陽已被弟子等趕走，八姑危在旦夕，請師伯大發慈悲，憐她修行不易，成全了她吧。」淩渾道：「你們年輕人說話便要算話，日後用你們時休得推諉。拿去吧。」說罷，便取兩粒聚魄煉形丹，連那九天元陽尺，交與二人。說遁：「

此尺乃廣成子修道煉魔之寶，天書上卷有用它的九字真符，如無此符，縱得此寶，亦無妙用，索性傳授你們。回到玄冰谷後，先用此尺掃蕩魔火，再將兩粒聚魄煉形丹與八姑服下，另着一人守護，三日之後便可還她本來，行動自如了。」靈雲、輕雲拜受了符咒，重新叩謝一番，然後朝俞、魏二人點了點頭，作別飛去。

原來靈雲姊弟、紫玲姊妹與朱文五人，會合鐵蓑道人、黃玄極、趙心源、陶鈞、趙光斗、劉泉等在生門上，見魔陣中發動地水火風，地裂山崩，洪水涌起，烈火飛揚，忙遵淩渾吩咐，衆人都在一處聚攏，由紫玲展動彌塵幡，朱文用天遁鏡，化成一幢彩雲，出來萬道霞光，在魔陣上面滾來滾去，一任他雷火烈焰，罡風洪水，毒雲瀰漫，妖霧紛紛，一絲也到不了衆人身上。衆人俱怕妖法污了法寶，祇護着身體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祇紫玲的白眉針不怕邪污，百忙中放將出去，魔陣諸妖人根行淺點不知厲害的，挨着便倒。許飛娘見自己的人紛紛傷亡，又恨又怒，便同毒龍尊者各將劍光祭起，也護着衆人身體，再作計較。看看支持到午時，毒龍尊者怒吼如雷，將毒砂儘量放出，魔陣中轟轟烈烈之聲驚天動地。昭遠寺那邊早催動了子午風雷，發動地水火風，移山倒海而來。毒龍尊者和許飛娘以爲敵人傾巢到此，萬沒留神到暗中有人使用天魔解體大法。靈雲等見快到午正，正在準備退去，忽見一道金光如同匹練下射，金光影裏現出淩渾，將手向靈雲等一揮。紫玲知是時候了，一聲暗號，一幢彩雲護着衆人便起。那不知死活的八魔在半空中瞭望，見谷外一座高峰移動，下有水火風雷簇擁，還以爲毒龍尊者見難取勝，又使法術，並沒放在心上。就中五魔公孫武、七魔仵人龍離魔陣較遠，忽見對面飛來一幢彩雲，因將纔曾見一個小童用此法護持仇人趙心源逃走，便不問青紅皁白，將劍光一指，朝那幢彩雲飛去。其實他二人劍光並不能飛入彩雲中去。偏巧朱文、金蟬都是好事的人，見前面飛來兩道黃光，便從彩雲中將劍光放將出去。兩下相遇，纔絞得一絞，兩魔劍光便成兩段。兩魔見彩雲裏飛出兩道劍光將自己劍光絞斷，知道不好，想逃已來不及，就在這彩雲飛逝疾如閃電的當兒，雙雙各被劍光掃了一下，倒下地去。幸而見機還早，靈雲等又急於迴轉玄冰谷，沒有窮追，纔得保全性命。二人腳纔落地，便聽地裂山崩一聲大震，魔陣上罡風大起，烈焰沖霄，十數道青黃光華紛紛往四外飛去。接着空中無數斷頭斷腳，殘肢剩體，與砂石塵霧，滿天飛舞。五、七兩魔已震得頭昏目眩，見前面不遠落下兩段殘軀，負痛近前一看，一個祇剩半邊手臂，看不出是敵是友，那一個正是二魔薛萍的一顆大頭。正在驚疑，忽聽頭上風響，往上一看，正是祖師毒龍尊者被一個道童打扮的人夾在脅下，如飛往西而去。兩魔一見，魂不附體，知道大勢已去，忙借妖法遁往別處去了。

當時魔陣中人見淩渾二次現形，毒龍尊者和許飛娘二人起初並不甚着慌。及見對陣中許

多敵人俱被一幢彩雲擁去，心中大怒。毒龍尊者首先將手指咬破，含了一口鮮血，運用真氣噴將出去。那百十丈軟紅砂，登時火山爆發似的化成百十丈長一股烈焰，朝彩雲追去。淩渾一見烈焰飛出，連忙將身隱去。這裏魔火剛剛飛起，時交午正，昭遠寺二番僧的天魔解體大法業已發動地水火風，風馳電掣而來。毒龍尊者猛見一座火山發出烈火狂飆，在千百丈洪水上涌着，照得滿天都赤，如飛而至，知道中了別人暗算。眨眼之間，兩面地水火風捲在一起，山崩地裂一聲大震過處，洪水滿地，烈焰燭天。除了許飛娘同幾個本領較大的見機得早預先遁走外，餘者非死即帶重傷，震起殘肢斷體與樹木砂石，在滿空火焰中亂飛亂舞。毒龍尊者仗有妖法護身，還想作困獸之鬥。忽聽陣前火山上有一披髮道人，手中拿着一面小幡不住招展，幡指處便有一溜五色火光發出，遇着的人非死即傷。定睛一看，正是適纔代尚和陽把守死門的樂三官，不由又驚又恨。再回頭一看，自己的黨羽俱已死傷逃亡了個淨盡。把心一橫，重又掐訣唸咒，咬破舌尖，一道血光直朝樂三官噴去。光到處，樂三官從小峰上倒下，滾入火海，死於非命。那火峰失去主持，祇在烈火洪水上東飄西蕩。毒龍尊者還待施展，忽然一道青光從空而下，光影中一個長身道童高聲喝道：「毒龍業障，還我師兄師文恭的命來！」說罷，手一張，便照出殷赤如血的一道光華，直朝毒龍尊者捲去。毒龍尊者認得來人是藏靈子得意弟子熊血兒，知道不好，想借遁逃走已來不及，被血光捲了進去。熊血兒用紅欲袋裝了毒龍尊者，徑轉孔雀河去了。

熊血兒走後，怪叫花淩渾現身出來，正待設法善後。倏地又是一道金光從天而降，現出一個白髮老尼，對淩渾道：「淩道友大功告成，可喜可賀！貧尼無以爲敬，待貧尼替道友驅除魔火吧。」淩渾認得來人是神尼優曇，心中大喜，連忙稱謝道：「天書雖有煉魔之法，怎奈還得費些手腳。如今魔窟內還有兩個新收的弟子等我，多蒙大師施展佛法相助，感謝不盡！」神尼優曇道：「其實道友法力勝似貧尼十倍，不過這些異教法寶將來還有用它之處，待貧尼收去保存吧。玄冰谷還有貧尼弟子的一個好友遭難，峨眉日後也有幾個後輩遭難，全仗道友法寶解救。貧尼尚有他事，祇得偷懶了。」說罷，從懷中取出兩個羊脂玉瓶，瓶口發出百丈金光，朝水火風雷捲去。淩渾笑道：「我道你真幫我忙，原來還有許多用意，索性讓你得個完全的吧。」說罷，將足一頓，也化作長虹般一道金光，朝那水火風雷捲去。二人這一卷一收，不消片時，水火風雷一齊收入玉瓶之內去了。優曇大師收完了水火風雷，對淩渾道：「道友開闢仙府，這座小峰留在這裏殊爲減色，待貧尼仍舊送它回去，異日再見吧。」說罷，口中念動真言，將手一指，那峰便起在空中。優曇大師飛上峰去，朝着淩渾兩手合十，道一聲：「請！」如飛而去。淩渾也就回往魔宮裏去。

八魔中除二魔、八魔離魔陣最近，被風雷震成齏粉外，三魔錢青選最爲奸猾，見勢不佳，先行逃走；四魔伊紅櫻見魔陣被破，向大魔黃驌、六魔厲吼報完了警，也自逃走；六魔厲吼死於允中劍下；大魔黃驌被藏靈子帶回雲南孔雀河；五、七兩魔受了劍傷，也各尋路逃命。鐵桶般的青螺魔宮，還有許多厲害妖人相助，就在這半日之內冰消瓦解。從此青螺便由怪叫花淩渾主持，將魔宮重新改造，在峨眉、崑崙之外另創雪山派，後來和青海派教祖藏靈子還有許多糾葛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話說鄭八姑自從靈雲等走後不久，便覺心神不定，知道劫數快來，吳文琪、司徒平二人未必是五鬼天王尚和陽的敵手，主要還是得自己小心，便對文琪道：「貧道此刻心神不大安寧，生死存亡，在此一舉。尚和陽十分厲害。司徒道友因恐許飛娘和他爲難，必須事先代他尋覓隱身之所。我那粒雪魂珠關係甚重，不但我個人珠存與存，珠亡與亡，還關係日後邪正兩教興衰。少時敵人到來，道友藏在洞底堅守玉匣，無論我受敵人如何欺凌，不可擅動。如見此珠飛回，我的元神便已與珠合一，道友千萬不可存代我報仇之想，祇管護着此珠。洞外有我預先施的法術，敵人一時找不着門戶，決難進入。真要覺着守護不住，可將此珠捧在頭上，駕劍光逃到峨眉。敵人決不料到有此一着，此珠自有妙用，倉猝之間，敵人萬難奪取。此乃迫不得已的下策，保全此珠，貧道一身也就無暇計及了。」說罷，滿臉愁容。文琪、司徒平聽了，都代她難過。文琪道：「既然此珠關係重大，尚和陽又如此厲害，道友何不暫時避往他處，祇須一過午時，各位道友便即到來，那時再合力對付敵人，豈不是好？」八姑道：「道友哪裏知道，一則劫數當前，無可解脫；二則貧道自走火入魔，軀殼半死，血氣全都凍凝，況且隔有多年，縱有天府靈丹，難回本原，敵人魔火正可助我重溫心頭活火。不過他那魔火厲害，與衆不同，時間一長，身子便煉成飛灰。我在谷口所施法術，全爲準備多支持些時而已。其實單是他的魔火金幢，還可用雪魂珠去破。聽說他還煉有一柄白骨鎖心錘，非常厲害。我因要借他魔火暖活周身血氣，所以暫時不能用雪魂珠去破。但是時候一到，我將雪魂珠祭起，他必用白骨鎖心錘，二寶齊施，那我就要遭劫數了。」當下再三囑咐了一陣，先將司徒平安置在谷頂一個小石穴之內，用隱形符隱住身形。看看天快交午，忙請文琪到洞底去。獨自一人在石臺上坐定，施展法術，祭起濃霧，將頭頂遮了個風雨不透。

剛剛佈置完竣，忽見上面濃霧中有十幾道紅綠光閃動。知道快要應劫，單靠自己這點法術，決不能阻止敵人下來。祇指望支持一刻是一刻，但能捱過午時，算計救援快到，再讓敵人魔火近身，轉瞬之間便可脫劫。誰知五鬼天王尚和陽非常厲害，也知時機稍縱即逝，不肯絲毫放鬆。見下面有濃霧擋住魔火，便即口唸真言，運用五行真氣，接連朝魔火金幢噴去，化成五道彩焰，飛入霧陣之中，恰似春蠶食葉，彩焰所到之處，濃霧如風

捲狂雲般消逝。八姑也非弱者，見敵人魔火厲害，唸咒愈急，那濃霧如蒸氣鍋一般，從石臺上面咕嘟嘟往上冒個不住。尚和陽見上層濃霧纔滅，下層濃霧又起，勃然大怒。把心一橫，晃動魔火金幢，怪嘯一聲，將身化成一朵紅雲，飛入霧陣之中，祇轉了兩轉，濃霧完全被紅雲驅散。八姑見勢不好，忙將煙霧收斂，緊緊護着石臺時，尚和陽業已現出身來，指着霧影中鄭八姑說道：「鄭八姑，依我好言相勸，快將雪魂珠獻出，免我用魔火將你煉成灰燼，永世不得轉劫。」八姑知他心狠意毒，不獻雪魂珠，還可借峨眉二雲之力助自己脫劫，即或不然，也有人代自己報仇；如獻此珠，尚和陽也決難饒了自己。便答道：「尚和陽，你在爲魔教宗主，竟不顧廉恥，乘人於危。我鄭八姑雖然身已半死，自信還不弱於你。雪魂珠實在我手，我就遭你毒手，你也休想拿去。」言還未了，尚和陽已將金幢一指，五道彩焰直向八姑飛來，頃刻之間，又將八姑護身煙霧消盡。魔火纔一近身，八姑便覺身上有些發燒。一會兒，魔火將八姑渾身包攏，八姑雖然仗着雪魂珠護身不至送命，已覺渾身和火炙一般，周身骨節作痛，心中又喜又怕：喜的是肉身既已知痛，身子便可還原；怕的是尚和陽比鬼風谷紅衣番僧所用的魔火厲害十倍，時間稍長，身子便成飛灰。本想將雪魂珠祭起一試，又恐尚和陽既知雪魂珠是魔火金幢剋星，竟還敢用此寶，必然別有打算，莫中了他的道兒，將珠奪去。偏偏靈雲諸人還不回來，看看支持不住。欲待捨了肉身，元神飛回洞底，又覺爲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。正在爲難，偏那尚和陽原是明知魔火金幢見不得雪魂珠，起初時刻留神，並未敢於深用，滿想等八姑雪魂珠出手，拼這金幢不要，身化紅雲，搶珠逃走。及至見八姑已支持不住，還不將珠放出來，心疑雪魂珠已被峨眉方面的人取去。越想越恨，將身一抖，身上衣服全部卸盡，露出一身紅肉，將魔火金幢往上一拋，兩手着地倒豎起來。八姑一見，剛喊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尚和陽已渾身發出烈火綠焰，連人帶火，徑朝八姑撲來。八姑萬沒料到尚和陽近年魔火煉得如此厲害，見來勢危急，無暇再作尋思，心一動念，雪魂珠化成一盞明燈一般，銀光照耀，從八姑身上飛起。

尚和陽一見此珠出現，又驚又喜，正待化身向前搶奪。就在這一轉瞬間，忽聽空中大聲說道：「無知妖孽，怎敢無禮！」言還未了，三聲霹靂過處，數十道金光直射下來。同時飛下一個妙齡女尼，手中拿着兩面金光照耀的金錢，雷聲隆隆，金蛇亂竄，直往魔火叢中打去。祇震得山鳴谷應，霰起雪飛，響個不住。尚和陽不知雪魂珠經八姑多年修煉，已與身心相合；妄想奪珠逃走，未曾想到來了剋星。起初看見雷火金光，認得此寶是神尼優曇的伏魔雷音錢，已知不妙。及見來人是玉清師太，又恨又怕，不肯功敗垂成，仗着多年苦煉，還想拼命支持，並不逃走。將身就地一滾，重又赤身倒立，旋轉起來。果然尚和陽魔火厲害，一任雷電金光將他包圍，並不能將魔火紅雲震散，尚和陽反在火雲中指着玉清大師不住地辱罵。玉清大師正待另想別法制他時，正趕上靈雲等駕着彩雲飛

回，一見八姑祇剩軀殼，在石臺上面毫無動作，二目緊閉，玉清大師正和尚和陽相持不下。朱文便將寶鏡祭起，放出百丈光華，照入紅雲之中。紫玲姊妹忙喊：「諸位留神魔火污了飛劍，待愚姊妹取妖魔性命。」說罷，彌塵幡晃處，姊妹雙雙飛入魔火紅雲之中。寒萼手起處，一團紅光首先打去。紫玲也將白眉針祭起。尚和陽正在火雲擁護之中耀武揚威，忽見彩雲散處，現出適纔在魔陣中所見的一些男女敵人，便知魔陣已破，對面敵人添了這許多生力軍，決難討好。誰知還未及盤算進退，內中兩個女子又將小幡取出一晃，化成一幢彩雲飛來，魔火紅雲竟阻擋不住，已知不好。剛要想法脫身時，那兩個女子纔一照面，一個發出一團紅光，一個發出兩道銀線般的東西，朝自己打來。知道再延下去，定有性命危險，將牙一錯，猛地將身一滾，化成一溜火光，沖天而去。就任他跑得怎樣快，到底還中了紫玲一白眉針，日後另有交代，這且不提。

話說衆人趕走尚和陽，過來拜見玉清大師，靈雲便問八姑如何。玉清大師道：「恩師知她遭劫，憐她苦修不易，特地命我帶了雷音鈸趕來，已經晚了一些。八姑不知尚和陽魔火厲害，不該妄自以身試火，不早將雪魂珠放出抵擋，弄巧成拙。如今除她心頭一片有雪魂珠護持未曾受傷外，其餘全都被魔火所傷，三個時辰以內，全身大半都要化成灰燼。她因拼命支持，元神消耗，適纔趁我來到，身與珠合，飛入洞內，仗着寶珠還不至於大損。祇是時間緊急，稍遲便不能還原如初。恩師說如要救她，非有淩真人新得的九天元陽尺與聚魄煉形丹不可。淩真人雖非異派，我們晚生後輩不易尋他說話。恩師算出他日後創立門戶，有用峨眉二雲之處，命我傳諭靈雲、輕雲兩位妹子，急速前去求借此寶一用。去時可對真人說明，仙丹祇要兩粒，元陽尺暫時不能歸還，還要仗它解救峨眉被困之人。此話必須說得得體，不可忘記。」靈雲、輕雲聞得峨眉又有人被難，大喫一驚，事在緊急，不敢怠慢，連忙駕起劍光，直飛青螺。二人去後，因玉清大師說要俟丹藥取來，纔能去喚出八姑與文琪。二雲未回以前，衆人有好些俱是初見，不免彼此問訊閒談。紫玲姊妹見司徒平不在外面，以爲也是隨着文琪避往洞底。及見那隻獨角神鷲也不來面前，適纔空中也未相遇，好生奇怪，當時也未在意。

不多一會兒，二雲將九天元陽尺與聚魄煉形丹取回。玉清大師先用法術將石臺移開，叫朱文持着寶鏡引路，到了裏面一看，文琪一人雙手捧着玉匣，守在洞內。文琪忽見彩光射人，見是玉清大師，心中大喜，忙即過來相見。玉清大師接了玉匣，一同出洞。文琪見寒萼面帶驚異之容，知是爲了司徒平，當下大家都要看玉清大師如何解救八姑，也未及先說。及至玉清大師問明瞭九天元陽尺用法，囑咐靈雲舉尺對準石臺，如見雪魂珠飛出，便將此尺指着珠下黑影，引八姑真靈入竅。說罷，將玉匣交與輕雲捧住。取了兩粒聚魄煉形丹，走到石臺前面，先將靈丹分置兩手，掌心對準八姑涌泉穴，輕輕貼按上去。

閉目凝神，將真氣運入兩掌，由八姑涌泉穴導引靈丹進去。衆人祇見玉清大師兩手閃閃發光，一會兒工夫，撒手下來一看，兩粒靈丹已不知去向。玉清大師忙走過來，從輕雲手中要過玉匣。命餘人各將法寶劍光祭起，將谷口封了個風雨不透。然後招呼靈雲注意，自己盤膝坐在靈雲前面，手捧玉匣低聲默祝，然後口誦真言。片刻之間，金光亮處，從匣內飛出一盞明燈似的光亮，照眼生輝，熒熒流轉。光亮下一團黑影冉冉浮沉，行動非常遲緩，並不往石臺飛去。靈雲更不怠慢，早將九天元陽尺指定金光明燈下的黑影，心中默誦九字靈符。尺頭上便飛起九朵金花，一道紫氣，簇擁着那團黑影，隨着靈雲手指處引向八姑軀殼。看看黑影將與身合，玉清大師倏地化成一道金光飛將過去，將珠收入玉匣。頃刻之間，便見八姑身上直冒熱氣，面色逐漸轉爲紅潤，迥不似以前骷髏神氣。玉清大師才命靈雲收了元陽尺，對衆說道：「八姑雖仗靈丹法寶，得慶更生，暫時尚不能復原，須有人在此守護。如今峨眉有事，除了趙、陶、劉、趙諸位道友須往青螺，鐵蓑道人與黃道友須往東海，其餘諸位道友均須即刻回去，由我守護八姑便了。」

靈雲等聞得峨眉有事，早已歸心似箭，巴不得即時就走。正要請紫玲將彌塵幡取出動身時，文琪笑道：「諸位師姊師弟祇顧回家，也看看我們的人短不短呀！」一句話將衆人提醒，一點人數，祇不見了司徒平。靈雲忙問文琪道：「昨日議定，原恐許飛娘與司徒道友爲難，曾請八姑用隱身之法將他藏好。現在八姑尚未還陽，你既留守在此，當然看見八姑施爲，快指出來同走吧。」文琪正要還言，玉清大師忙趕過來說道：「我忙着解救八姑，還未及對諸位說司徒道友的去向。適纔我未到以前，八姑知魔火厲害，恐怕玉石俱焚，將司徒道友藏在崖上雪凹之中，用隱形符咒封鎖，本來極爲穩妥。偏偏正邪各派以外，新近出了一個極厲害的人物打此經過，他見下面濃霧瀰漫，知道有人施法，下來一看，隱形法須瞞不了他。這時尚和陽業已到來。此人素來抱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主意，並未上前干預。他見司徒道友資質不差，非常心喜。他知魔火厲害，下面的人決非尚和陽敵手，好意將司徒道友帶往廬山靈羊峰九仙洞。衆位道友回到峨眉，不出一月，司徒道友便會迴轉，這倒無須多慮。惟有秦道友坐下仙禽因爲秉性不馴，素來喜事，自從諸位到了魔陣，它便不時盤空迴旋，往來於青螺與玄冰谷的高空上面，總想覷便立功。那人解了八姑隱形之法，要將司徒道友帶走時，它正從青螺飛回，救主心切，立刻排雲下擊。幸得我同家師趕到，知道那人手狠，決非敵手，家師恐仙禽受傷，並且不久還有用它之處，意欲就此將它帶回山去，用靈丹化去它的穿心橫骨，以備日後之用。恰好它被那人祭起烏龍剪，正在危急萬分，被家師暗施法力，將它救下，連烏龍剪一起收去，命我師妹齊霞兒騎了它回山等候去了。大約至多一年，即可物歸原主。那時它的橫骨已化，比現在還要通靈得多。二位道友不致介意吧？」紫玲姊妹聞言，纔放了心，少不得稱謝幾句。當下衆人與玉清大師等作別，仍由紫玲用彌塵幡帶了寒萼、靈雲姊弟、

輕雲、文琪、朱文等，化成一幢彩雲，直往峨眉飛去。不提。